

守一窗秋

□浙江宁波 欧兢兢

窗是老木窗，推的时候，轴会发出轻响。九月的风，慢慢挤进来。先碰了碰窗台上的半盆吊兰，叶子晃了晃，落了一点碎光在水泥地上。

我搬一把旧藤椅，靠着窗沿坐下。今天什么也不打算急着做，就守着这扇窗，接住满世界漫过来的秋。

楼下阿婆在晒芋艿，竹匾摊在墙根，一个个圆滚滚，沾着点湿泥。她弯腰翻的时候，蓝布衫角扫过地面。风把熟芋艿的甜香送上来，隔着半层玻璃，闻着很软，像有人悄悄把时光揉成了一团暖。

巷口修车铺的老陈，今天没怎么敲扳手。他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个搪瓷缸，一口茶，一口瓜子。阳光落在他沾着油污的袖口上，亮闪闪的。他抬头望了望天，又低头，把掉在衣襟上的瓜子壳拈下来。整条巷的节奏，忽然就慢了半拍。

窗台上有半杯凉掉的老白茶，昨天泡的。现在被太阳一烘，又漫出点淡香。我伸手碰了碰杯壁，温的，像有人替我悄悄攥住了一小片阳光。杯沿留着一点浅印，是我昨天发呆时，嘴唇轻轻蹭出来的。原来日子静下来，连痕迹都这么轻。

月华煎作烟火香

□广东深圳 何翊歌

过了八月十五，家里的月饼便成了甜蜜的负担。

前天傍晚，在厨房备菜时，婆婆突然提议，要把吃剩的月饼拿来炒菜。炒什么好呢？她寻思片刻，忽然灵机一动，从冰箱里拿出两枚鸡蛋，说：“要不咱们试试月饼煎鸡蛋？”我听完，嘴角不由抽了一下。月饼煎鸡蛋？莲蓉、咸蛋黄、鸡蛋，这三样东西凑在一起，怎么想都像一道“黑暗料理”。可婆婆兴致勃勃的，我虽嫌弃，却不好忤逆她的意，只好勉为其难地说：“好啊。”

婆婆擦了擦手，便去客厅拿来两块莲蓉蛋黄月饼。她先把月饼切碎，待平底锅烧热后，淋上油，把月饼块放下去，开小火慢煎。接着，婆婆把打散的鸡蛋浇在月饼上，然后微微晃动平底锅，摊出一张又大又圆的鸡蛋饼。

晚饭时，丈夫的筷子在各盘菜上游移了一圈，独独绕过了那盘月饼煎鸡蛋。我问他：“你没看出来这是什么菜吗？”他认真瞅了一眼，说：“鸡蛋饼啊。”婆婆满怀期待地说：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他伸筷子拨了拨，这才发现蛋饼里的月饼块。丈夫瞬间露出了难以言说的表情，仿佛看到了什么荒诞不经的东西。

晒背

□湖北武汉 余平

前段日子我搬进了新居，小区交通便利，环境也很不错，成片的草坪绿茵茵的，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显得十分雅致，贯穿小区的林荫小道让人感觉幽静舒适。我便把乡下的父亲接到城里的新家与我同住。

父亲对新家很满意，他说新家去菜场买菜方便，而且还是电梯房，省了很多心。父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房子朝向不好采光不佳，在家里不能像在乡下那样随意地晒太阳。

晒太阳是父亲在乡下住时养成的习惯。地里农活不多的时候，庄稼人闲散而惬意，只要阳光好，乡亲们都会拿着小板凳出门晒太阳。大家选择的地方大都是背风处，有的是在村头的打谷场，有的是在老槐树下，有的是在自家的柴房后，有的是在田垄上。小媳妇们三五个扎堆在太阳下织着毛衣说着家长里短，像父亲这样的老人一般都是坐

杌树就在窗下，这几天开得热闹，细碎的小黄花，一串一串往下掉。风一吹，就飘上来几朵，粘在窗纱上，像谁随手撒了点碎金。我看着它们慢慢落，有的落在阿婆的竹匾边，有的落在老陈的工具箱上，有的就那么安安静静，躺在我家窗台上。秋天没有急着走，它一朵一朵，慢慢落进寻常人家。

对面人家的竹席，搭在栏杆上晒。风掀起来一角，又轻轻放下。席子上还留着昨夜的草席香，混着点肥皂味。一个小男孩趴在窗台上写作业，写两行，抬头望一眼天上的云。他妈妈在厨房里切菜，刀碰到砧板的声音，一下，一下，不慌不忙。原来所谓安稳，从来都不是什么大事。就是有人在切菜，有人在发呆，有人在晒芋艿，大家都不急着赶往什么地方。

我翻开桌上半本旧书，书页黄了一点，夹着去年秋天捡的一片银杏叶。叶脉还清清楚楚，像把去年的风一直留到了今天。我没有往下读，就那么摊开着，让阳光一页一页慢慢扫过去，字里行间，慢慢浮起暖。原来很多东西不用急着弄懂，你坐着不动，时光也会替你慢慢翻篇。

风又过来了，这次它带了点远处桂树的香，淡淡的，不浓烈，像怕惊扰了窗里的

人。我把胳膊搭在窗沿上，手接住一点飘进来的阳光，软乎乎的，像接住了一小段没有负担的时辰。

前几日忙乱，那些慌乱的心绪此刻都顺着窗缝，一点一点滑出去了。它们落在巷子里，被落叶盖住，被阳光晒软。最后，变成了轻烟。

阿婆收竹匾了，她把晒暖的芋艿一个一个往篮子里捡，动作慢得很，像怕碰疼了这些晒了一下午的芋艿。老陈也站起来，他把搪瓷缸往工具箱上一放，锁了铺门。肩膀上搭着毛巾，慢慢往巷子里走。整条街的人影，都被秋光拉得很长。没有人跑，没有人催，大家都在好好接住这一天里最后的暖。

我依旧坐在窗边，藤椅被晒了一天，后背暖烘烘的。窗里窗外，都是秋天。我没有去远方寻秋，秋自己从风里来，从花香里来。从阿婆的竹匾边来，从老陈的茶缸边来。它就安安稳稳，落在我的窗台上，守一窗秋。

其实哪里是我在守秋，是这扇窗替我拦住了外面的慌。让我在普通的日子，慢慢坐下来。好好接住，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安静与晴朗。

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
烟火人间，百姓情长，言之有物，皆是文章。

轮痕

□黑龙江齐齐哈尔 赵家毅

在车间待久了，抬头低头，眼里最多的东西，就是车轮。大块的铁，悬在半空，沉沉的，安安静静。表面落着灰，嵌着常年洗不掉的油污。乍一看一模一样，多看几次才明白，每一只轮子，纹路都不一样。

新轮刚装上去的时候，亮得刺眼。铁面平整干净，没有一点磕碰痕迹，看着利落、崭新。跑过几趟线路，熬过日夜，轮子就慢慢变沉了。轮缘一点点被铁轨磨圆，原本发亮的金属面慢慢暗了下去。一圈一圈的碾痕，叠在一起，密密的，不细看，根本分不清哪道是昨夜跑出来的、哪道是上个月磨出来的。工作，就是蹲在地沟里，一遍遍看、一遍遍地量。

量具贴在轮面上，铁是凉的，贴着指尖，带着车间常年不变的低温。一点点卡刻度，比对磨损差值。手里的小锤敲上去，声响闷闷的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再“咚”的一声。空旷的整备库里，声音散得很慢。

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，日复一日，都是这些细碎、重复的动作。

里程跑够了，磨损到限，轮子就要落轮、下架。状态稍好的，送去打磨，还能再上车。磨得太深、伤了轮体的，就直接报废，堆在备品区角落里。

那些换下来的旧轮，不再承重，不再赶路。它们熬过深夜的暴雪，碾过清晨的薄霜，一趟趟载着旅客穿梭南北。一路上的颠簸、制动、提速，所有路上的痕迹，都悄悄留在金属纹路里。铁不会出声、不会抱怨，也不会炫耀，只是默默地把所有奔波都藏进自身的磨损里。车间里的人，大抵也是这样。年头久了，老师傅看一眼轮痕，就知道这只轮子跑过什么样的线路、经历过什么样的工况。手上的茧，是常年量具、铁锤、铁器磨出来的。新来的年轻人慢慢学，慢慢蹲地沟，慢慢习惯冰冷的铁器、重复的流程。车间的日子很静。新轮换旧轮，新人替老人。车轮不停地转，日子慢慢往前挪。很多坚守，从来不用挂在嘴边。

轮子奔赴前路，我们守住后方。

吵起来了

□南京 王明皓

我说到扬州去吃早茶，老婆眼前一亮。某朋友说扬州的早茶不稀奇，要吃就吃“火烧”。此公说的“火烧”，现在只扬州一条小巷里有卖，每天排老长的队，据说八点半关门，多一只不卖。我要去，老婆说“火烧”是油煎的饼子，再放进炉子里烤，站街边上吃的。我说现在越是过去的、越是街边的，吃的人就越多。

于是争了一路，但方向盘握在我的手里，我朝着卖“火烧”的那边开，她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谁知去的路上一会儿禁左、一会儿禁右，开到了巷口又太窄，拐不进去了，只好作罢……

老婆让我开到另一条街上，车还没停稳她就指着外面说：“小时候就开在我家门口的，老字号！”说着她一步跨出车门，“这家，就是这一家了！”愿意不愿意，今天我也只好“就是这一家了”。

在店里我为点早茶有些犯难。看着菜单什么都想吃，但大荤的不敢点，素的点了又怕吃不了，于是挑挑拣拣，点了五个包子、一碗阳春面。

阳春面先上来了，我和老婆双双筷子就朝一只碗里挑，吃着吃着两颗头就差点撞在一起了。这时五个不同的包子也上来了，正好老婆吃面，我就吃包子。我把一个包子吃一半放下来，又去吃另一个。老婆见了提醒我：“别人正望着呢！”我说：“怕难看，那每样再买一只？”老婆一听就冲我直摇手：“吃不下，吃不下！”我说：“那你就只好吃我的那半个了。”接着我又发了一声感慨：“年轻的时候插队，这样的包子我起码吃五笼。”老婆有点没好气地说：“那年你十八！”我说：“是啊，现在七十五，看动，吃不动了……”

我看她在吃那半个包子，想到了“火烧”，就有意问：“味道如何？”老婆说：“不如何！”我说：“是不是你家门口过去的老味道？”她哑哑嘴说：“不太像了……”接着她放下筷子，好好把这家店从里望到外，而后嗓子就有点高：“店还是那家店，牌子还是那个牌子，包子还是那个包子，但一进嘴，就怎么也吃不出原来的原汁原味了……”

我说：“小声点，小声点……不然，人家真以为我们吃得吵起来了！”说完我掀起个包子，咬了一口问：“过去这家名店就开在你家门口，你一年能吃几回？”

老婆说：“过生日，婆婆给我八分钱，买个包子吃一回。”

我说：“也就是说，这家店就开在你家门口，你每年也就吃一个，吃一回。也就是说，那时候，你每天也只能远远地望一望，闻闻这包子飘出来的香。”我望着老婆非常友善地笑着说：“望了一年，闻了一年，只吃了八分钱一个的包子……那哪能不好吃？不好吃也好吃了。”

老婆把筷子朝桌上一拍，说：“走，走，我们还是去吃‘火烧’！那就没事了！”她站了起来，“我也要看看，那‘火烧’究竟是不是几十年前的味道了！”

我说：“可惜叫你没脾气，八点半已过，‘火烧’店已经关门了。”旁边的一桌有人听了后一笑，伸过头来低声说：“要吃还有，现在人家改到十点关门了！”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：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，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